

时间产生美

◎曲斌

我正式参加工作，是在基层粮所。我在那里工作了15年。50岁那年，单位减员，根据当时粮食主管部门的政策，我办理了内退手续，每个月发一定的生活费。在我内退后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市部分基层粮所撤销了，许多同事都下岗了。我工作15年的粮所，成为一家个体纸箱厂，每当我路过原来单位的大门时，心中总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下岗的同事们开始了再就业，回家发展养殖业、开商店、到亲戚朋友那里做临时工……我年纪大了，到女儿的小区当门卫。当时我一度很苦恼，如果不提前内退，我的收入很可能更多一些。

办公室的一位同事，在原单位的对面开了个经营太阳能的店。我经常到他店里坐坐聊聊天。“生意还好吗？”“还可以吧，只是忘不了之前的工作。那时我们有稳定的收入，现在需要自己努力拼搏了。”我说：“是啊，那时我们工作很辛苦，但工资有保障，按时上下班，有节假日。”同事说：“你比我强，还发一定的

生活费，我全靠自己了。”我说：“那只是我个人的生活费。”他说：“也是，那二三百元也就买点油盐酱醋。”

同事们很少见面，联系也少。一次在同事儿子的婚宴上，我们那些原单位的同事又坐在一起。那是基层粮所撤销十几年后的一天。同事们久别重逢，共同回忆着在单位上班的情景，诉说着自己下岗后艰苦再就业的经历。在单位工作时有些误会的同事也都谈笑风生。同事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买上了轿车，住上了楼房。当谈到单位撤销、大家依依不舍的情景时，都有些抱怨，那位开店的同事淡淡地说：“那些都成为历史了，当时我们是有些想不开，但是时间把许多往事都冲淡了，现在大家不是都很好吗。”

时间是个伟大的作者，它能写出未来的结局。世界上能冲刷一切的除了眼泪就是时间。时间越长，冲突越淡，仿佛不断稀释的茶。季节轮回，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矛盾、抱怨都淡化了，留给我们的都是些美好的事情。时间产生美！

“数学作业做完没？拿来我看看！”老公见小家伙正收拾书包，顺手准备检查她的作业。“你根本就不懂。”小家伙如同条件反射一般，“大姑父，你们老师根本就没有给你们讲过这些新知识，你看不懂的。”

老公乐了：“那我想看懂，要不你给我讲讲？”侄女一本正经地说：“我一下跟你讲不清楚，你要多看书！”

你根本就不懂

◎周小霞

10岁的侄女数学成绩不错，被提拔为数学课代表后自信爆棚，经常主动辅导同学做作业。这个周末，侄女又来到我家，因作业未完成，故在我家写了1个小时。

请你帮我撒个谎

◎晓梦



@——投稿论坛

平顶山新闻网——鹰城网事

天忽然有些凉意，女儿嚷着要吃涮羊肉，老公说，贴个秋膘吧！我们商定，周末约上小姨她们一家去城东那家新开的饭店尝尝鲜，据说环境、服务和菜品都不错。

周末，天气甚好，小姨去看姥姥，我说，那就带着姥姥进城一起吃饭吧！电话里，姥姥蛮惊讶地问：“这么好的天，你还是到村里来吧，姥姥给你炖新鲜的土豆。那城里啥都贵，好端端的下什么馆子。”我禁不住笑：“要等坏到啥样才能下馆子啊？”

姥姥一生饱尝贫穷和饥饿，

因此倍加看重每一块钱的取舍。

我们每每去看姥姥，但凡买了新鲜的水果和点心，她总要先一一询价，边听边啧啧地不屑，像极了物价局调查员。遇到昂贵一些的水果，她便舍不得吃，只管放着，一拿出来就唉声叹气地感慨：“吃了这个能活成个神仙？”然后再放回去。有老姐妹来串门子，姥姥便唤着她们一起参观，然后就会听到一片吓掉假牙的惊叹声：“这么贵？”一众人也不吃，只管借着这个由头慨叹当今社会的奢侈。等过几日再聚到一起，姥姥终于下定决心和姐妹们分享，但是已经有些坏掉了。她们舍不得扔，边挑挑拣拣地吃，边絮絮叨叨地说：“这也没啥吃头！”

姥姥还舍不得穿。看到我们穿了新衣服，她也会夸赞好看，接着必是一本正经地询价。结果也必然是一顿呵斥：“虽然好看，也不至于这么多钱吧！赶明儿，你给姥姥扯块花布，肯定能做个比这又好又实惠的裙子，何必买呢？”

舅舅的儿子结婚时，拉着姥姥去了一次专卖店，毕竟是件大喜事，总要穿得体的。姥姥颠着小脚逛了一圈就有些恼了：“这是屠宰场吗？刀子真深啊！”她上过识字班，还自学了好多生字，于是认得衣服上的吊牌。那价码不过才三位数，她就受不了了。

对于这么抠门的姥姥，我们

想了个办法，那就是谎报物价。不过和那些商贩不同的是，我们亏了血本得压低单价。

小姨提着一篮子山竹，姥姥劈头就问：“啥果子？多少钱？”小姨正儿八经地说：“山竹。看看值多少钱？”姥姥一琢磨：“这个没见过，估计贵点，得好几块钱一斤吧？”小姨摇摇头：“看来我买值了，碰上超市促销，这一篮子才十元。”姥姥大悦，乐呵呵地笑纳：“喊你二舅姨她们一块吃。”

妈妈告诉姥姥，上次去的那个商场因为倒闭，赔本甩卖了，好多衣服价格特别低。拉着姥姥再去，衣服吊牌上果然少了一个“0”。这下，姥姥开心了，她接过售货员递过来的衣服对人家说：“闺女，做买卖就不能太狠，那样迟早得倒闭。”妈妈使劲对着售货员使眼色，姥姥终于挑了一件“50”元的外套。舅舅儿子结婚那天，她逢人便讲，那件“50”元的衣服蛮值得！

姥姥毕竟老了，她处处需要我们对她撒谎。

今天，不撒谎，姥姥是断不会和小姨一起来吃涮羊肉的。我很淡定地告诉姥姥：“这家馆子是小饭馆，价位特别合适，开业期间还返现金呢？何况您好久没见重孙女了。”姥姥想我家宝儿了，从小看过去一阵子，于是点头应允。

放下电话，我马上就给饭店打电话，因为今天的撒谎由我负责导演。

• 传记连载

邓小平传

(24) ■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二十八日晚八时，毛泽东复电：“你们早日夺取重庆的计划是适当的。”“请依情况发展酌定之。”（《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0页。）

这时，邓小平和刘伯承解放重庆的心情更加急切，因为就在一天前，国民党特务对关押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大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一一·二七惨案”。

三十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致电第三、第五兵团等部，下达由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在重庆地区长江南北两岸作战的部署：以五个师继续歼击、扫灭向木洞场及重庆逃窜之敌；以四个师就现态势速行渡江，以主力控制江北岸，余部巩固南岸适当阵地。（《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238—239页。）当天，三兵团一部迅速控制重庆外围长江南岸地区。

十一月二十九日，“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往成都。《蒋经国自述》记载：当天中午，“重庆市内，秩序异常混乱。”蒋介石在住所山洞林园匆忙召开军事会议，布置撤退及对重庆进行大破坏。到晚上十时，“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蒋经国催促蒋介石“早离此危险地区”。当父子两人乘车出林园时，“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蒋介石的轿车，在通往白市驿机场的途中，被阻塞三次，无法前进，他不得不下车步行，后改乘吉普车，午夜才到达机场。蒋介石当夜就睡在“中美”号专机里。三十日凌晨六时，他乘专机仓皇起飞，逃往成都。专机

由白市驿起飞时，蒋氏父子得知“在江口过江之共军，已迫近重庆白市驿机场之前方二十华里。”（《蒋经国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303页。）蒋介石企图“建都重庆，确保西南”的美梦顷刻间破灭。

十一月三十日，重庆宣告解放。十二月一日，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

由于解放军的攻势神速，蒋介石破坏重庆的计划大多来不及实施，重庆的工业设施基本完好地得以保存。这对人民解放军入川部队依托重庆供给、经营全川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四个多月后，邓小平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西南军事情况的报告中，特别谈到“重庆工业得到挽救，这是比消灭敌人更为重大的胜利。”（邓小平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关于西南工作情况的报告手稿，1950年4月11日。）

重庆解放时，胡宗南部正由陕甘南退，企图退入西康、云南作最后的挣扎。十二月一日，邓小平起草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致五兵团第十六军、第十八军和三兵团第十军的电报，指出：“今后作战重点在西面”，要求他们在占领泸州、宜宾后，应“力求迅速占领乐山、夹江、峨眉三县，完全截断胡宗南向南退却的公路线。”（《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239页。）各部队接到命令后，不顾疲劳，分由重庆、贵阳向川西方向疾进，截击胡宗南部退往云南、西康的道路。（未完待续）

• 小说连载

首席医官

(12)

■文/谢荣鹏

出手不凡

“我知道了。”李正坤停下脚步，转身面对方南国，“方书记，我提议让这个年轻人再为病人进行一次诊断。”

“李老，这个似乎不怎么合乎规定……”陈高峰此时小声提醒。

“一切后果，都由我来承担。”

方南国同样不清楚眼前是怎么回事，但他也不需要弄明白。屋子里的这些专家中，水平最高的就属李正坤，他既然推荐这个实习生，自然就有他的道理，方南国知道这一点就足够了：“医疗上的事，李主任最有发言权，你来决定。”

李正坤便过去推开病房门，对曾毅道：“你跟我来！”

病房内，冯玉琴听到脚步声，睁开眼又看见李正坤，情绪就有些激动：“你什么都不用讲，我是绝不会接受你的方案的。”

李正坤不以为意，耐着性子问道：“中医的法子，你愿意试试吗？”

冯玉琴见不是来劝自己的，脸色这才好看一些：“只要不是恶心的法子就行。”

李正坤招招手，示意曾毅可以上前一试试。

换作是一般医生，突然之间得到一个给省委书记夫人看病的机会，怕是早就激动难抑、心荡神摇了。曾毅心中却是一片

空明。看到李正坤招手，他不紧不慢地走到病床边，步子沉稳镇定，丝毫不见慌乱。

李正坤不由暗赞，先不说这个实习生的真实水平到底如何，只是这举手投足，就已和自己所见的那些大国手毫无二致了。

冯玉琴看是这么年轻的一个中医，心里就有些怀疑，中医不都是一把花白的胡子吗？她随口说出：“你会看病？”

曾毅笑了笑，并不做任何解释：“我先给你号号脉，具体的有李主任把关呢。”

冯玉琴稍稍放心，虽说她抵制李正坤的方案，但对李正坤的水平，她还是很信任的。当下闭起眼养神，不再说话了。

得到默许后，曾毅拔掉了冯玉琴的吊瓶，稍等片刻，才伸出三根手指，轻轻搭在对方手腕处，然后微闭双眼，一副老僧入定状。

曾毅诊完这边的右手脉，又转到床的另外一侧，诊起了左手脉。

一分钟后，他收起架势，对冯玉琴道：“是不是感觉肚子里凉嗖嗖的，阵阵绞痛？”

冯玉琴点点头，眼睛都没睁开。

“胸胀、头疼、后背发硬，而且鼻子还有点干？”曾毅说话的同时，从冯玉琴左手的食指指尖开始，顺着手指一直往上按，一直按到了手肘处，然后再退回来，

又从食指尖重新开始按起。

如此两回，冯玉琴突然来了一句：“好舒服啊。”然后猛地睁开眼，肚子似乎也没那么疼了，“你……你赶紧再帮我按几下！”声音竟然显得非常急切。

冯玉琴此刻的感受，又何止是用“舒服”两字就能形容的。如果有人也尝试着连续十天拉不出大便，再连续拉一周的肚子，那她就能体会到冯玉琴此时的感受了。这种痛苦，根本就不是正常人所能想象的。

而眼前这个年轻的医生只是简单的一按，就让冯玉琴立刻感觉到小腹中有一股暖流涌起。刚才还按捺不住的便意，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何等的一种畅快啊！

曾毅听到冯玉琴的话，淡淡一笑，推开病房门朝邵海波招了招手：“师哥，来，搭把手。”

邵海波先是愣了片刻，回过神，他跌跌撞撞来到病床边，激动地抓住了冯玉琴的右手。

再按几次，曾毅就停下了推拿的动作。这个用来缓解痛苦的技法，初次用效果会非常明显，但再按下去就没有多大的必要了。他冲着冯玉琴憨笑道：“半个多月前，您是不是感冒过一次，当时感觉寒寒无汗，头颈疼痛，但是并不发烧？”

“荒谬！”在后来开门轻轻跟进来的人群中，张仁杰低低地说了一声。

明日关注：抽丝剥茧道病因